

故乡有海

□王剑容

站在船上 看东海，苍茫茫一片浑黄，天忽然高了，飘着蒙蒙的云。离家千里，很少回来，海在我的眼前变得有些新鲜。乘坐的小船快速在海面上犁开两道浪花，它们如泡沫般急吼吼朝后翻滚。船体用一种安稳的姿态上下颠簸，仿佛一尾习惯风浪的大鱼，自得从容。

马达轰鸣，正是涨潮之时，天海都满满当当，洪荒一片，有山脊在天边展露出柔美曲线，透露些许水墨诗意。

船舷上诸多旅人，他们都很兴致地看海、看天，不时举手指向云雾中的远方。一只海鸥斜掠过头顶，画面忽然轻灵起来，一旁有位年轻的母亲，用手臂环住孩子，轻轻唱着《军港之夜》。我的故乡，关键词就是海。



摄影 沈汝汝

一

我的家乡，被海包围，小岛漂泊在东海中，谁都不知道，它遭受过多少风暴，又被多少鱼群簇拥，那些来来往往的人，那些各式各样的船诉说过几多故事。

“君看一叶舟，出没风波里。”诗意地看待渔民捕鱼是看客的事，真正在海波上讨生活的只有艰辛。舟山有首《渔民十“煞”谣》，这十煞为：“有风吓煞、无风摇煞、有雨淋煞、起暴饿煞、热天晒煞、冷天冻煞、两脚奔煞、肩胛挑煞、三杠挑煞、老少哭煞。”这都是渔民日常，他们大都皮肤黝黑身体精瘦，要操心 and 应付的事实在是太多了。

如今，很多渔民的后代已经上岸不再出海，但其中依然有人做着和海洋相关的工作，也许他们的血液里依然有潮汐起伏。

有一次，我去蚂蚁岛。岛如其名，如蚂蚁般小，如果脚力足健，半天就可以绕岛一遭。这是一座盛产虾皮的小岛，岛上山丘起伏，虽然海拔低矮，或也曾是渔人于风波中一眼望去的欣喜。

一头撞进它的历史中，关键词依然是大海。在岛上，遇到当年建海塘的老妇人们，她们身板硬朗，麻利地向游人展示织网和搓草绳的技术。渔家女都极其能干——丈夫出海，她们就是当家的人。当年她们硬生生搓草绳换来机帆渔船，不仅增收了产量，还助力自己和伙伴逃过了可怕的吕泗洋海难。

蚂蚁岛的女船老大回忆过往，讲海浪腾空不见船桅的恐怖，讲吃尽船粮打算赴死的决心。几十年过去了，记忆里的故事分明还在颤抖，或许，眼睁睁看着渔船翻覆、伙伴跌落海中是此生无法抹平的伤痛。

吕泗洋海难发生时，我的母亲也不过五六岁，却印象深刻，至今说起，依然脸色骤变。她说当年码头上下多少妇人携老扶幼，日日夜夜在海边企盼，却永远等不到归人了——海边一片哭声，人人肝肠寸断。

我有过台风临近时坐船的体验，对海上风浪也深有体会。台风尚未大军压境，它的先头部队已经搅起大浪，小小一艘船，被浪抛起，船体瞬间离开海面悬于半空，停滞几秒后忽然又掉落、掉落，仿佛朝着海底直坠下去。其实也就那么一瞬间，但我却觉得如此漫长，心生绝望。我双拳紧握，身体蜷曲，头用力抵在前面的椅背上，声音被屏在身体内，而眼泪早已满了眼眶，只能心里默念“菩萨保佑！”直到目的地出现在眼前——一座苍绿的、古老的、微微隆起于地平线上的小岛，我的心才降落到胸腔中。读初中时，有位从小岛来沈家门读书的同学，有一次风雨大作，船体左倾右斜非常危险，他在船上泣不成声，说当时也向神灵祈祷，若是能活下来，以后一定努力学习。

二

当海中人无法把握自我命运之时，也

许能做的只有朝天祷告。岛民听得懂海波深沉呼吸中不怒自威的力量。在它面前，毕恭毕敬，也推己及人，无私救助是渔民的传承。

东极流传着“青滨庙子潮，菩萨穿龙裤”的故事。龙裤，是渔民的装束，一位叫陈财伯的渔民遭遇海难，凭着一身好水性，侥幸爬上了庙子潮岛，为了让其他渔民不要像自己一样遇险，他收集枯枝野草及破船板，在黑夜里于山冈上燃起篝火，给经流这片海域的渔船导航。这一束火，让这位渔民从人走向神，他内心的善良也成为渔人行为的准则。

有一年回家，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，内容为“三名在海上漂泊近20天的基里巴斯渔民被舟山渔船救起，中国驻基里巴斯使馆发来感谢信。”海上救人，历史上多是类似的故事，最有名的是里斯本丸事件。

我被深深震撼。东极远离舟山本岛，已近公海，水深浪急，落水者和救人者都相当危险，但这段“怒海生死情”硬生生在枪炮轰鸣中发生了，渔人战海浪也战日寇，他们可能根本没想过“伟大”“无私”这些词汇，却用近乎本能的行动留下一段热血传说。

这片海域，自古以来与天斗与海斗，还要和海盗斗。历史上，这里倭寇流氓侵扰不断，翻看地方志几乎和“劫掠”二字积年纠缠，许多岛屿都留下战争的遗迹。

我外婆所住之地叫“戚家湾”，我和她曾在一个叫做“教场”的地方看过越剧。记忆中那是一块开阔的平地，后来知道这里原名“校场”，相传为戚家军等抗倭将士操练军队之处；我小时经常爬的青龙山曾出白鹿一只，被当时任右金都御史巡抚的胡宗宪当作国之吉兆送进京城，徐文长为此做美文一篇。而胡宗宪亦是当年抗倭战斗的主理人，著有《筹海图编》一十三卷，其中详细记录了江浙沿海的地形、防务、倭情、战绩等内容。

普陀山潮音洞“澹澹亭”下礁石上刻“明嘉靖癸丑季秋，副使李文进，参将俞大猷、都司刘思至督兵灭倭于此。”另有清末定海总兵蓝理，在普陀山留下石刻“山海大观”，诸多将领在莲花洋中留下了他们的“丹心独抱”，记录一段抗倭风云。

时间到了19世纪，小盗不减，大盗临门。法人到普陀山虏获和尚千余名充为其兵，当年《申报》报道此事说：“（法军）枪炮队中不免蔬笋气，而菩萨座下竟无狮子吼矣。”语气充满嘲讽叹息。因“洋面多盗”，定海绅士要求派兵巡洋。此后新闻不断，20世纪初，噩耗频传：“舟山口已为英人所据”“英舰在舟山测绘地图”“俄舰三艘来舟山”“日舰入侵大戛上洋面”。

家国危机，人心惶惶，当时报纸报道：“嗟乎！海疆多故，时事艰危。”而当地人民在添募勇丁的告示前，积极响应，“报名入伍者多若贯鱼”。

舟山的土地上，从不乏战斗的血性。我翻看历史记录时，常想一个问题，我的祖辈呢？他们在干什么？

三

说来有趣，当我为自己是一个舟山人而骄傲的时候，我开始追溯我的祖辈，我想了解前人的故事，或许能分享他们的骄傲与悲伤，但遗憾的是，我没有找到结果。

我家没有家谱，亲人分散，太爷爷膝下三个儿子，只有我爷爷一支留在舟山，至于家族源自何处，无从稽考。我母亲那支倒是明确从浙江台州路桥而来，外婆偶尔蹦出的几个台州字音证实了她第一代移民的身份，到我母亲，已全是正宗的舟山方言，可见人们相融的速度是多么迅速，只消一代，便可以成为地道的当地人。

小岛舟山，从来命运多舛，除了自然和外敌的侵略，还有历史上的数次迁徙往来，尤其是明清的两次大迁徙，今日的舟山人大多为外来迁入，原住民少。

明洪武年间因倭寇侵扰内迁，清顺治年间又因怕郑成功攻打，民众再次内迁。中国人向来安土重迁，在交通不便利的时代被迫迁徙，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。史书上字字句句，都是血泪。当时，人们被逼“挈妻负子”上路，居室被“放火焚烧，片石不留，民死伤过半，枕藉道涂，即一二能至内地者，俱无担石之粮，饿殍已在眼前。”而故地如何呢，“断垣颓壁枯骨隐现，豺虎伏焉。”真是一片凄楚。

叫人振奋的是，民间终有奇人。当时在小沙，有一位叫王国祚的舟山平民，他只身前往南京，劝说朱元璋收回迁海令，最后使得舟山本岛八千余人不再内迁。“境内翁洲触处佳，迁民痛忆旧生涯。奏闻京国三千里，诏复闻闾十万家。”赞扬的就是这位先人。

史书上短短几句话，却给我们留下无限遐思，一介平民，万里赴京，慷慨陈词，我甚至怀疑这位先人是否真的是布衣平民。不过，他必定通文识字、目光长远，也必定胆识过人、广有人脉，不然皇帝岂是他想见就能见到的——舟山竟也有这样的能人！

历史的细节非常具有戏剧性，有说他救起过去普陀山进香遇险的朱元璋的义子，因此得以被引荐入京；又说因王国祚赴京面奏皇帝，官府把他的住房烧毁，当他告状获准并封了五品官衔后，官府又造了三门平房作赔。时至今日，这幢被叫做“复翁堂”的房子依然屹立在小岛上，和他的壮举一样留在了舟山的山海中。

在一个春天，我特地去探访了“复翁堂”。车子过了定海晓峰岭，一路向前，公交站牌一晃而过，黄家湾、柳家、东方周家、鲍家湾、侯家、郭家岩、狭门骆家、邵家南……这些站点都很有特色，皆以姓氏为名，让我不禁猜想，或许他们都是在某次海禁过后，从四处迁徙而来的家族，以家族为单位抱团生活，各姓毗邻，形成村落。

下了车，走过一条小街，眼前忽然现出一片田园风光：一座小石桥跨过鸭子嬉游的

沟渠，只见农田开阔，菜蔬遍种，硕大的菜叶上留着点点虫眼，石屋木门小瓦房，人犬无声，春阳浮漾。我一步步走去，终于和复翁堂相遇。

它比我想象的要寂寥，只是一间不大的房宇，门外白墙上有块介绍的黑石板，两片门轻掩，屋里只有红木门和两幅挂像，王国祚夫妻身着明朝服装，端庄地俯视着前来探望的我。我环顾四周，室内落了灰尘。百年风云已逝，那个轰动一时的故事也慢慢沉寂了下来。

复翁堂紧邻的一间屋子看起来也有百年历史，木门木栅，黑瓦覆顶，女主人进出其中，身板苗条，眼神明亮，一时又走来一位中年男子，眉周端正，眼光炯炯。这里合村都姓王，应该和当年的王国祚同出一脉，他的血脉汨汨，乡音不改，在很多很多年以后，后代子孙们过着祖先曾憧憬过的日子。而远处，三毛祖居里那首《橄榄树》悠悠飘荡：“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。”

四

故乡，放在历史的长河里，是个不确定的地点，祖先的某一次迁徙，族群的故乡就变化一次。而当地的风貌也全然不同。舟山的人文历史本在越国边地凭风而长，明的海禁来临，它忽然被连根拔起，好在它足够顽强，细弱的根须偷偷勾连起沙土，在此悄悄摇摆，但不到三百年，清的海禁又至，它又被拦腰折断，你怎能怪它根基浅薄，没有积淀？舟山就这样在东海之滨无言、落寞又倔强地蛰伏，等待它可以抬头昂立的时光。

康熙二十三年，“展海令”颁布，这才居民渐增，渔业渐兴。而此时已是公元1684年，距今天也不过三百多年。三百年弹指一挥，在史书上就是薄薄一页，跟牠地动辄千年可追的人文历史相比，小岛可太年轻了，可我还是在蛛丝马迹中搜寻它的历史，知道一点点，就在心里多一点点对它的爱意。

在没有太多选择的年代，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一代又一代重复着出没风波里的故事。海为他们演奏过温柔的小夜曲，也为他们奏响丰收的大合唱，当然，还有死亡的音符不时震荡于耳边，渔人们都照单全收。因为那绵长曲折的海岸景色，风雨迷蒙的海波吟咏，猩红彩霞中的渔舟剪影，横跨海波的英雄桥梁，都值得他们心甘情愿地依傍此地，生活耕耘。

暑假，我带着孩子爬上青龙山，山脚下居民买菜谈笑，生活惬意，山中静谧苍绿，远眺可见阔远的莲花洋及普陀山，山顶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如云帆高耸。时间风云鼓荡，带着吹散一切的力量，可我永远无法忘记印刻在岛屿中的故事，脚下所踏之地，都是历史，告诉你那些激荡风云，驱驰海波的不朽故事，也告诉你一个小岛属于它自己的艰辛与浪漫。